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4)01-0120-(06)

# 大学生生活的任务:学会思考,精神成人

柳延延

(上海师范大学 法政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最近由于北大方案的提出而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文章就现代大学的理念谈了一些看法。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探索知识的场所,教师不仅是“解惑”,更是和学生一起探索和追求真理:学会思考,敢于思考,体会思考的乐趣,提高思考的“品位”。

**关键词:** 大学生生活;博雅教育;精神成人

2002年在我国召开了全球大学校长的国际会议,其中哈佛大学的副校长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的学生聪明、勤奋,但他们还没有学会在思想上冒险。这涉及到对大学教育理念的理解,涉及对今天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学生的一种评价,一种批评,一种期望。比较普遍的一个评价是:中国学生对事物往往从功利的角度决定取舍,缺乏足够的好奇精神,对自己的学科领域缺乏合理的怀疑和探究精神,由此不仅导致满足于“知其然”,而不去追问“知其所以然”,从而使自己的认识停留在事物的表层,而且还导致对自己听到、读到、看到的东西往往表现出认知上的偏激——反对但不研究,或者非此即彼的认同,对其他人的意见缺乏足够的宽容和体悟。

## 一、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

哈佛大学校长布罗纳对每年来哈佛的新生说:“听着,你们到这里,不是来发财的。你们到这儿来,为的是思考,并学会思考”。这可能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理念。英国哲学家、数学家怀特海

说,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但大学存在的主要原因既不能从它向学生传授纯粹知识方面,也不能从它为院系成员提供纯粹研究机会方面去寻找。因为这两种功能只要花钱,在校园外的地方也可以实行。大学确实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想象与事实不能分离,想象是探明事实的一种方法——探明事实变化的各种可能性。如果通过训练使想象力得到增强,这种想象的活力大都能保持终身。

大学的任务是要将想象力与经验融为一体。它需要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气氛,需要那些在观点上和智力训练上不相同的心智相互激发。因此,在怀特海看来,想象力是大学存在的理由。其实,早在3000多年以前,古希腊学者普罗塔戈就向世人大声呼吁:“头脑不是一个要被添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要被点燃的火把。”我们常说的开放精神指的就是学会思考,思考的过程体现的是一种思想上的探险。

时下学校的教育多强调勤奋,这当然是需要的,但勤奋应当是被思考所驾御和支配下的勤奋。

收稿日期:2003-11-28

作者简介:柳延延(1945-),女,湖南长沙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现代原子物理学的奠基人卢瑟福对思考极为推崇。一天深夜,他偶然发现一位学生还在实验室埋头作实验,就好奇地问:“上午你在干什么”?学生答到:“在作实验”。“下午呢?”“作实验。”卢瑟福不禁皱起了眉头,继续追问:“那晚上呢?”“也在作实验。”卢瑟福大为光火,厉声斥责到:“你一天到晚作实验,什么时间用于思考呢?”看来,单纯的勤奋并不能导致成功,甚至还是愚蠢的,给自己留出时间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与书本交流、与老师交流、与同学交流是学习思考的基本途径。向老师提问就是创造与老师交流的机会。思考会涉及到问题。什么叫问题?美国哲学家杜威说,当一个人的惯常反应模式受到阻碍,或者有一些新的因素进入了他的具体境况,以至他没有固定的反应方式可以采用,在这种情况下,人就遇到了一个他必须解决的具体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的讲授就是扭转学生思想的习惯方向,启发学生进入问题领域,思考就此得以展开。

## 二、大学是“精神成人”的重要阶段

英国教育家纽曼认为:一个正在长个即“生理成人”的男孩(17岁左右)并不等于精神上也会同步成熟,所谓“年幼无知”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还没有“精神成人”。纽曼说:大学教育是通过一种伟大而平凡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伟大而平凡的目的。它旨在提高社会的益智风气、修养大众身心、提炼民族品位、为公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公众的渴望提供固定的目标、充实并约束时代的思潮、便利政治权利的运用和净化私人生活中的交往等。这就是纽曼强调的大学精神——博雅教育,为社会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这里的“博”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单纯的知识积累,天文地理,鸡毛蒜皮,无所不知,而是指学识的融会贯通,养成一种全局和统摄的沟通事物细部的系统能力,它涉及到“心智的扩展”。而所谓的“雅”可能是指心智的一种品位,涉及的是“心智之美”,它能为简单的思想赋予一种高贵的情怀。大学当然要学习各门专业知识,但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提供给学生这种使得品性得以纯化、丰盈、充沛而且舒展的人文基础。纽曼说:我们要使人性变得完美,不能消除人性,而是要为人性添加一些超越自身的东西。并指引它瞄准比自身更高的目标。

可以说,一所好大学应当有这样一种氛围,它告诉我们,有一些问题应当被思考,但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却可能没有人问也可能没有答案,它提供自由探索的勇气,不允许不利于或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它给出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区别,但又鼓励对这些区别进行公开讨论。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是古董,而是因为传统提供了在极高的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和平台;它蕴含奇迹,预示在分享奇迹中产生的友谊,更重要的是,这里应当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是理论生活存在的活的证明,他们的动机不应当流于低俗,虽然人们以为低俗的动机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有权威,但不应当是来自权力、金钱或家庭,而应当是来自能赢得尊敬的天赋和学识。他们相互之间,他们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应当使人们看到一个以真正的共同的精神追求为宗旨的团体。大学应当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它应当在人们心中唤起崇敬之情,体验事物的神圣性。也许这样的大学精神过于理想化,但我国革命家张闻天的话——“理想的生活就是追求生活的理想”——让我这个大学教师坚信:我们的大学需要这样的目标。从17、18岁到22岁本科毕业,是青年特有的“灵魂发育”期,好的大学应当给他们提供充分发育的土壤和资源。

我们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比如很多人都在问,我们中国的学生为什么很少提问?我的回答是,中国的教育一直延续的是“解惑”的功能,教师不能讲授暂无定论的并可以加以讨论的东西,而必须要给学生传授确切的无可置疑的知识,否则就是“以惑传感”。这与现代大学的创始人洪堡的观念完全不同。按洪堡的观念:学生来到大学他不仅仅是一个学习者,而且是一个知识的探索者;教师们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传授者,而且是与学生一起来探索真理,发现真理。探索和发现与“解惑”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所谓的“统一教材”和“八股式”的考试就是这种“解惑”的教育理念的产物,这种教育的内涵体现出的就是所谓的符合规矩的精神。

今天的情况如何呢?杨振宁教授多年前就指出中国大学的授课总是先将一种无可置疑的理论提出来,然后再用这个理论来解释相关的现象,如先学习了某种电学理论,再用这个理论解释闪电

现象。而在美国,往往没有所谓的“统一教材”,或者有教材也仅仅是参考资料的一种。教授往往先讲闪电,然后给出理论解释。当然,这样一来,解释就不会只有一种,哪种解释能够被接受就有了讨论的余地。这种教育为各种解释提供了广泛的基础,人们不仅会对未知的一切提问,而且会对已知的一切提问。由此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学生鲜有提问了,对于无可置疑的东西你还有什么问题呢?要问只能问你自己,为什么连前人已经给出了唯一正确解答的东西还不能理解?岂不太笨?何必丢人现眼?当然,一些在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就这样产生了:他们理解能力强,并且在理解这些有定论的东西方面很少有困难。问题表现在学生身上,根子却在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体制上。北大中文系一位教师说,我们的教育总是告诉学生:“真理只有一个”,而且“不以时间、国度为转移”。他说:“我可以告诉学生十个关于文学本质的见解,但学生总要问哪一个更正确。”教学无非是向学生宣布这十个见解中作为唯一真理的那一个,而那个就是所谓的“标准答案”了。对此,我想问的是,一个学生几年下来,如果学到的东西就是课本上一连串的标准答案,并且让它们充斥头脑,他们是否还会用这颗头脑去思考这个问题或进行另外的探索呢?回答是不会。不仅是不会,而且还是不需要。问题已经解决,只要认同、只要可以通过考试,就可以毕业了。这种教育的本质在于对人头脑的“训”。中国传统的教育所以叫“教化”就含有这个意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教育十分成功,因为它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今天中国的教育看上去与传统教育大相径庭,实际上还没有走出这个模式。葛兆光先生就撰文指出:我们的高考语文、政治和历史考卷,好像是一个模子,你要证明自己符合那个模子,那你就要变成那个模子里面的东西。于是,你脑子里装的所有东西,都必须和这个模子严丝合缝。所以,通过参加考试,一方面要使你忘掉你曾经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人;另一方面,你要通过考试,使你这个个人融入一个意识形态观念体系里,从而融入主流制度和主流社会。

当然,这个问题不仅在我国,它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福柯曾经说过:“学校变成了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考试,成了一个个人面对一个巨大

的国家、社会和制度的较量。”作为个人,永远在这种较量中处于下风,因此就在不断被规训。考试的实质,已经不再是学生对学生的智力较量,而是学生作为一个个体,被考试这种制度,以及能够控制考试内容的权力,所不断被强制规训的过程,渐渐地,学生的心里就有被这种权力建构起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观念。问题是,在今天一个尚存在不平等现象的社会,考试的确是一种最好的保证权力公平地再分配的途径。考试能够使本来处在低层的人上来,也可能使上层的人下去,这就使得阶层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现在通过考试,农民可以通过公务员考试等进城,人们可以通过托福等考试出国,考试使得人们相信它是保证底线公平的手段和制度。因此,问题不在于废止考试,而在于如何规避它背后的“规训”作用。

经由这种教育制造出来的人,不是个体意义上的人,而是类似一个有着标准答案的“同一化”的人,他们的思维是同一化的,感觉是同一化的,语言也是同一化的。在他们身上丧失了(或者没有形成)用自己头脑来思维、来表达的能力或习惯。

笔者常对自己的学生讲,你看,你们每一个人的面貌都不相同,衣服也不一样,可是你们的思想是一致的,语言也是趋同的,这是为什么?在你们上学之前,你们是一个个不同的人,而你们上学之后,却慢慢成了一个人,语言和思维都被导向一个方向,很不正常。这是一种泯灭想象力的教育。现在我希望我所教的不是别的,就是“还原”,把你们还原成原来意义上的一个人。马克思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转换成现代的教育理念就是“教人成为个人,教个人成为他自己”。如何理解这个思想?举一个有点不雅的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年轻的海明威与同伴一起受伤,被送到战地医院,他冲着医生叫喊道:“先救他,他还是个处男!”这里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美国的大学生一般在头两年不用决定自己的专业,甚至高年级时的专业也可以与自己未来的事业无直接关系。有的学生本科读的是历史,毕业后却上了医学院。这种情况在校园里司空见惯,没有人会感到惊异。不过早地决定专业,是留出时间让学生能够通过比较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这背后体现的理念就是以人为本。在中国人看来,这么读书,简直是浪费,学生在高中的二、三年级就决定是学习理科还是文科,而这时的中学生可能根本不清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

教育与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了一种源源不绝的人文资源。2002年布什在清华大学讲演时说“大学不仅是培养技术人员,更要培养公民”,这话表达了美国教育的基本理念。美国社会是由公民所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零件”、“螺丝钉”所构筑。教育要先塑造人,其次才是专业,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所以,学生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

在笔者看来,上面的问题表现在学生身上,但根子却在我们的教育理念上。学生张口就是那些流行的大话,套话,除此之外,几乎就是失语,就找不到感觉,但这能怪他们吗?只要想想他们小学加中学那12年的教化,再看看他们所用的教材,以及教他们的老师,这一切就不难理解了。所谓教之所施,学之所效,全部问题就在一个“教”字。现在我们的青年学子进入大学,每一个新生都要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品格上的缺陷。意识到我们学习环境的局限,我们要参与设计自己,不能被动地被人改造。大学与中学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你有可能参与到自己的设计之中。

### 三、经典著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高的思考平台

学会思考没有捷径可走,没有固定的程序可循,坦率地说,如果你能在大学遇到一、二个好的教师已是你的万幸,唯一能够自己把握的,只有读书,阅读经典。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经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高的思考平台。经典将我们与人类以往的最佳思维联系起来,它们是进一步学习和理解世界的基础。在不朽的经典面前“现在世界所说所想的几乎没有什么新鲜”,经典作家“探测了人性必须提供的几乎每个问题的深度,并以令人吃惊的深度和洞察力解释了人类思想和态度”。今天阅读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我们除了可以了解到近代科学的基础

所在,还会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天才,会为这本书所展示出来的那种前所未有的简朴和优雅所震撼。同样,《苏格拉底对话》所提出的问题对我们理解今天时代的迫切问题实在是太有启发了。这些本来应对“文明人的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即可以让全人类分享的普适瑰宝,末了只有极个别的智者才懂得珍视,这真是人类文明的大不幸啊!

在当前中国学界学风浮躁、学术规范不尽合理的情况下,静下心来读书是需要毅力的。冯友兰、金岳霖这些老先生多次讲过,年轻人学习期间要多读、多听、多看、多想,少写、少发表文章,有的老先生甚至说不发表。据在美国读博士的一个中国学生讲,为了确定选题,他和导师反复商量,导师总是不断要求他读书,而不替他定题目,目的是培养他自己发现问题的能力,最后,他花了三年时间才把题目定下来。如果一个正在读博士的学生发表了文章,他的导师会觉得这个学生不务正业,训练还不扎实,怎么就写论文?所以导师决不鼓励学生发表文章。在美国一个文科博士从开始读博士到答辩完成论文一般要经过七八年的时间,然后还要花一两年或更长时间修改博士论文,最后才出版一本专著,这差不多是十年以上的功夫。我们现在三年就完成博士培养,而且往往还是兼职的,可以说根本没有多少时间读书,是“速成博士”,我们应当意识到这种培养的先天不足。

美国学者爱默生(1803—1883)曾经写了一本广为流传的小册子《代表人物》,有一位评论家在评论爱默生的用词时写到:“切开这些词,它们会出血”——活生生的词汇。1852年,一个美国青年走进一家书店,打开《代表人物》,看了几页,便感到一种莫名的激动,“短短几页竟蕴藏着一场彻底的革命。我已不再是踏进书店那一刻的我了。”这里表达的就是:好书能够感动人,能振奋人心。有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天哪,每一句都应当画上红线,都值得将来引用和抄袭。”获得这样的体验真是人生的乐趣。这里问题仍然是,读书的过程要伴随思考。阅读经典,追随伟人的思想要警惕将伟人变成一种新的教条。爱默生曾经谈到:谦和温顺的青年在图书馆里长大,确信他们的责任是去接受西塞罗、洛克、培根早已阐发的观点。同时却忘记了一点:当西塞罗、洛克、培根写这些著作时,本身也不过是图书馆里的年轻

人。确实,阅读是关注经典作家提出的问题和提出问题的角度,他们也许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更多的是没有给出答案,意识到这些就给自己的思考开拓出广阔的空间。

#### 四、习俗意义上的成功是追求真正知识的大敌

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教师,大学生活的使命是学会思考,探究真理,因此,它必须能够“蔑视”大众舆论,必须抗拒那种事事为社会服务的倾向,作为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大学必须警惕自己的利益由于人们要求它更加实用,更为适应现实,更受大众喜爱而受到损害。这样的大学精神体现在爱因斯坦的一再告诫中:“人们应当防止向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可我想坦率地说,今天中国的教育恰恰是在不断用这种目标诱导学生读书。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的功利性的诱导愈演愈烈,社会朝着官僚化、技术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高考的指导思想与具体要求都变了,强调技术性和生活享受性的学生应运而生。今天各项新举措并没有在教育的内涵上有什么突破,相反都浸透着急功近利的精神,而不注重对人的终极关怀。例如今天一提起教育,人人都在说应试教育如何有害,素质教育如何有利,但真正落在实处,两者在追求实利、实效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应试教育是为了拿高分上大学,素质教育是为了学会一种本事谋得一个好职业。所以,等同于职业教育的素质教育与“高分低能”的应试教育并无实质的差别,都是教育追随经济——商业规则的产物。人们不是去考虑教育自身的规律,而是用商业的法则统领一切,“改革新思路”竟开出的是一张张套用商业法则的“处方”。据报载,几年前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正高谈国学,一位年轻的学子站起来,问:“先生,你教我们的这些知识又有什么用呢?”笔者不知道这位老先生是如何回答的,但这使笔者想起了一个古希腊的故事。据说,也有一位学生问了欧几里德同样的问题,欧几里德沉默片刻,叫来仆人,吩咐说:“给他6个铜板,让他走吧,这是他想要的东西。”有人问大科学家法拉第:“你的电磁感应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生下来的小孩有什么用?”对求知的人来说,他只求真。

对知识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固然有值得肯定的讲求实际、关注现实的一面,但也有很大的弊端。它使人满足于“知其然”,而不追究“其所以然”,从而使人生往往停留于现存状态,导致被动与保守。对科学的实用主义态度使我们很难接受和认同科学精神的真谛和科学的非实用价值。例如,真理是一个过程,在达到解释万物之变的真理之前,必然有许多不成熟的过渡性理论作为前进的阶梯。有些理论一时看来也许对改造现实毫无补益,但是作为一种通向成熟真理的中间环节,往往不可或缺。大学作为弘扬“科学精神”的场所,实际上就是要在最大范围内建立起一种人类追求知识的求真、求是态度和理性觉悟,让人们的精神境界超乎日常俗态生活和功利氛围之上。

正是这种实用态度,使中国学生的理论兴趣和理论视野都非常的狭小,对其他领域的探索既缺乏了解,更缺乏兴趣和容纳的心怀,使得读书的范围十分狭窄。杨振宁先生曾谈到,他到一个良好的大学里去跟研究生接触,发现他们都很聪明,都很好学,可是过了二十年,却发现这些人后来的研究成绩悬殊很大,这是什么道理呢?杨振宁说,他发现每个中国学生往往学一门就不去管另一门,好像没有什么广泛的兴趣,而美国学生就不同,常常什么都去看看听听,常常在乱七八糟中就东西学会了。他们的知识面很广,同时漏洞也多。但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怕出错,不敢接触新东西,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是没有出息的。把自己培养成有独立思想能力的研究者特别重要。这就要求每个学生尽量使自己的阅读兴趣广泛些,尽量使自己的知识面广泛些,不能死读书。为了做一个成功的研究者,杨振宁特别提倡跨学科的兴趣,跨学科的研究。他说:“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飞快。在飞快的发展中,出现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一个人如果对好几个领域都有所了解的话,常常可以做出非常重要的发现。”再比如,对于不少人来说,数学是一门严格的、不能容许有一点偏差、更不能有半点人情味的学问,但对首位获得“费尔兹数学奖”这项数学最高奖项殊荣的美籍华人丘成桐教授(哈佛大学数学教授)来说这是大错了。他曾坦言:“中国虽然有好多数学家,但很少能有大的发展,皆因他们缺乏远见。自己优胜于他们的地方在于看事物会远一

点、透彻一点,绝不会只局限于某一个问题上兜转,会顾及全局来看。……这种高瞻远瞩的眼界,与过去研究历史和哲学时所学到的涵养有一定的关系。”现在大家都在说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学生自己也知道创造性的重要,但学生一门心思放在考试上,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背诵“标准答案”,用在了循规蹈矩上(成为许多教师喜欢的“乖”孩子)。

当人仅仅把自己或“自身利益”与金钱、权力挂钩,以为那些东西是人生的第一要义,这就不免陷入一个怪圈:表面上看,他们过分地关心他们的自身利益,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充分地关心他们真正的自身利益”,“对他们来说,每一件事都是重要的,就是他的生命和生活的艺术不重要。他可以为一切,就是不为自己”。这就是弗洛姆所说的“人对自己的不关心”,是“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残废人”。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归根结底,是眼光。但大多数人恰恰从来不思考这个问题。

2002年2月26日是法国大文豪,被誉为文学的太阳的维克多·雨果200周年诞辰的纪念日,法国举国上下所有的中小学生在(近1250万人)在圣诞节假期后的第一天的第一节课都朗读雨果曾写过的一篇论文,题目是《世俗化的共和国也需要她的诸神》这篇文章。这个举动是很有寓意的。世俗化的共和国是指现代社会已否弃了

“天国”这样的象征神圣领域的彼岸世界,关注人世间的万物,但这种关注仍然需要有自己的神圣性的象征——诸神——需要对“事物的神圣性的感受”,大学确应当是一所感受事物的神圣性之场所。可是我们今天却有人“成绩不好就不能赚大钱娶美女”等来诱导学生好好读书,这给人的感觉是我们成年人的堕落,甚至是犯罪——毒害青年的心灵。

总之,学会思考,敢思考,体会思考的乐趣,提高思考的“品位”,这不仅是大学教师对学生的责任,更是大学教师自身的素养。它最后会体现在:有肚量去容忍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有勇气去改变那些可能改变的事;有智慧去区别那些不能改变的事和可能改变的事。显然,这需要我们作出艰苦的努力。

#### 参考文献:

- [1] 夏中义. 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 [2] 夏中义. 大学人文教程[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 [3] (美)L·J·宾克莱. 理想的冲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4] (美)马斯洛等. 人的潜能和价值[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5] (美)埃·弗洛姆. 为自己的人[M].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98.

## The Task of University Life: Learning to Think and Being a Human in Spirit

LIU Yanyan

(Law and Politic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reform in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draw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from personages of various circles since Beijing University put forward the plans of educational reform. This essay doesn't discuss any measures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stead it focuses on some ideas about how to manage a modern university. University is not only a place for teaching knowledge to students, but also one for probing into knowledge. Teachers not only help students solve puzzles but also seek after and discover truths with students. Accordingly, teachers should learn to think, have the courage to enter into the unknown field of knowledge, experience the pleasure of thinking, and enhance the taste of thinking. To be excellent teachers who are capable of training and bringing up excellent students calls for painstaking efforts made by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Key words:** liberal education, a human being by spirit

(责任编辑:藏 峪)